



我与书的故事

诗与少年

□孙越

出生于六零与七零衔接的我,幼年时代是精神世界匮乏的时代,没有如今书店的纸质书籍的唾手可得,没有移动终端信息量蜂拥而至。幼时的我,曾以长大后能吃自己爱吃的食物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直到上小学后,语文学习的开启,慢慢懂得了还有比物质食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精神食粮。

虽出身书香世家,彼时家中藏书却少得可怜。四大名著先囫囵吞枣,后三言二拍翻翻便失去阅读兴趣。

直到一日,偶翻书架一本《唐诗三百首》激起我浓厚的阅读欲望。从“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午后”,到“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夜晚;从“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初春,到“连雨不知春去,一觉方觉夏深”的仲夏;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深秋,到“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寒冬——我诧异,一天的光景,一年四季的转换,通过词语的凝练,平仄的运用能概括到如此精妙。

当我读到,“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慨叹自己没有虚度年华;读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仿佛自己也置身柳絮梨花的世界,渴望梦里花落知多少;读到“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仰慕唐寅的梦幻境界里的才情。

曾为了追随“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意境,游遍江南;曾为了体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情怀,勇登五岳之尊泰山;也曾为了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而阅遍庐山的秀美春色。

读过些诗后,我知道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我懂得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身原在破岩中”的坚持,是人的毅力的体现,是情商的提升,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结局。

从唐诗的懵懂入门,在诗词的海洋里尽情徜徉,汲取;到宋词的学习鉴赏,感受它的婉约缠绵;再到毛主席诗词的大气磅礴,波澜壮阔。就这样,在诗词的意境里沉浸体会,徘徊踟蹰,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诗词中慢慢长大。一个热爱诗词的少年,一路走来,从文艺青年到世俗中年。虽从豆蔻年华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直至知天命,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诗词的追求与热爱。

中国诗词大会让我欣喜若狂,原来经典永流传,原来还有这么多热爱诗词的少年、青年、老年与我同在。让我坚定了在热爱诗词的道路上锲而不舍的目标。

因为我坚信,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她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我的路,虽荆棘遍布,虽坎坷不平。但诗词在我心中从未消逝过,它是我的挚爱,是我人生路上的引领——虽岁月流逝,虽时光荏苒,但诗词,会永在。

“我与书的故事”征文

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请把你与这本书的故事写下来。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邮箱:qjbook@163.com

下载齐鲁壹点,关注青未了频道,与编辑私信互动,随时获知投稿、采用等相关信息。

他不是平庸,而是恶

□贝蒂娜·施汤内特

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



略——公众的看法。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也就是说,未曾针对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象进行考察。

卢梭告诉我们,任何导致不公不义的主张总会涉及两种人:提出主张的人,以及其他听信了他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公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种独特的共谋所蕴含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当有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犹太事务主管”一般,已经彻底参透了这种共谋关系的时候。因此,《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写成他的犯罪经过,也不讲成他的罪行发展史,而是要重建他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何时且有谁认得艾希曼?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怎样的看法,而他又对人们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种反应?艾希曼现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装腔作势的天赋塑造的?这种角色扮演对他凶残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我们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帮助?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这个视角,要归功于极为丰

富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有关艾希曼的文件、证词和目击者报告多过其他任何一名纳粹领导人,甚至连希特勒或戈培尔也没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仅在于艾希曼在战后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为以色列警方为审判收集证据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谈和写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为每一个新观众和每一个新目的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无论身为下属、上司、凶手、逃犯、流亡者,还是被起诉者,艾希曼都随时随地密切关注自己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利用每一种境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若比较他所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为背后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为人所知并得到详细描述的角色,却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场的那一次。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他打算保住一命,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与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摆脱各种完全根据他在耶路撒冷展现的形象所做出的诠释。

在研究“艾希曼现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间接资料来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证词。那些人绝不可能忘记他,因为他们必定担心,艾希曼还会像他们记住他一般深深地记得他们。任何认识艾希曼,或者仅仅知道他是谁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忆起来。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缉捕名单,以及德国检察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德国外交部对外公开的少数

文件,都让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战后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实是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只要那名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关键证人还逍遥法外,就足以对德国人试图“通过彻底遗忘来克服过去”的做法构成威胁。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静低调地生活,甚至还打算写一封公开信给德国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事实意味着他正在变成危险因子。难道果真有谁愿意让这个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回到联邦德国来畅所欲言吗?

所有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过程比之前流传的那个关于爱情、背叛和死亡的传奇故事想让我们相信的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关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杀凶手的上百万受害者与纳粹猎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装模作样的各国政府,还有许多人坚定地百般阻挠,以免过去的一切随那名男子一起从流亡中蓦然重返。因而不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机警的盲人,发现他女儿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类罪犯的儿子,更需要许许多多其他事项的配合,才终于克服了那种不顾一切闭口不言的愿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时也是一连串错失的机会,未能通过在德国举行审判来创造一个真正的新开始。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其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残存到了战后,以及如何必须设法在缺乏新人管理执行的情况下用一个新国家取而代之,就必须深入分析这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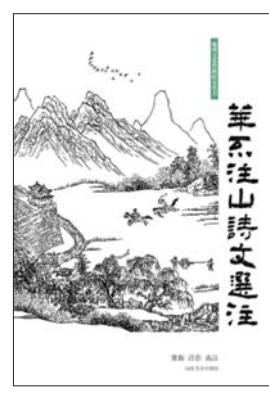
(本文摘选自《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导言,标题为编辑所加)

心心念念华不注

□付豪

说起济南的文化地标,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趵突泉、大明湖和千佛山。诚然,这三大名胜是当下济南最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但是,在多年之前,千佛山可远远没有华不注山出名。元代文学家、书画家赵孟頫曾经为好友周密作《鹊华秋色图》,并在图上题跋说:“齐之山川,独华不注最知名,见于《左氏》,而其状又俊俏特立,有足奇者。”因见于儒家经典,又秀美奇特,故而华不注山虽小,但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登临题咏者不计其数,拔其尤者,有李白、曾巩、元好问、赵孟頫、张养浩、王士禛等。这其中,以李白《古风》(昔我游齐都)一首最为著名。但是,历代题咏华不注的诗文,一直没有一部较全的总集和一部较好的选本。张振、许浩编撰的这部《华不注山诗文选注》(以下简称《选注》),填补了后者的空白,是近年来济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

历代题咏华不注山的诗文



虽多,但是它们的作者还是以一般文人和地方乡贤为主,李白、曾巩这样的知名文学家终究是少数。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当中梳理出和华不注山有关的诗文,实非易事。除了名家别集之外,编者还充分利用了《山东文献集成》《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丛书。在广泛搜罗、细致爬梳的基础上,又适

当地进行了筛选,称得上是质量并重。

对于《选注》中收录的诗文,编者还通过校勘尽可能地还原了它们本来面目。例如张养浩的《游华不注》,起首两句是“苍烟万顷插孤岑,未许君山冠古今”,我曾看到数个版本中的“君山”都作“华山”,甚至今天还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济南本地书法家在书法作品中写作“华山”,但仔细推敲诗意,华不注山“单椒独立”,正如“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君山,所以不许君山独冠古今,文意晚畅。假如作“华山”,解释成华不注山自身则矛盾。《选注》在注释中说:“华不注山在万顷湖水中,正如同君山之在洞庭湖中。”可谓精准。

此外,编者还尽可能地为每位作者都附上了小传,使得《选注》使用起来极为便利。

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如何利用好古人的文学遗产,是地域文化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一些故事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例如民

间传说等,利用起来可能相对容易,开发的余地也更大(例如改编成影视剧等);地域性的诗文作品利用起来确乎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汇编成总集,作为工具书备用固无可,但是这充其量算是保存,谈不上利用。只有走出象牙塔、面向社会大众、具备一定的普及色彩,才能说得上是利用。一方面,《选注》利用了大量的名家经典和大型文献丛书,具有坚实的学术和文献基础;另一方面,《选注》为所选诗文加上了通俗易懂的注释,这让基础稍微薄弱些的读者也可以轻松阅读。这种“地方性诗文选编+校勘+注释”式的集子,在地域文化研究学术性和普及性的两端之间取得了平衡。

我到济南读大学之前,先知千佛山,后来又通过《鹊华秋色图》知道了华不注山,到济南后,最为心心念念的景点就是华不注,只因为华不注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厚而已。我想,有和我类似想法的人,可能不在少数。